

相识是缘别亦缘

——悼念沈时康先生

陈瑜

“沈江（沈时康）美国时间29日晚8时42分因病不治，与世长辞！谨代家人泣告！”去年11月30日晚上，收到宁波帮研究专家王耀成老师发来的微信，我的心顿时被揪了起来，这怎么可能？11月1日沈时康先生还和我微信联系，我们作了长时间交流。那天他很健谈，讲了我们相识的缘分，讲到他的家族，说适时再回国走走，来宁波探亲访友……仅一个月时间，就这样永别了？

我是在侨务部门工作期间与沈先生相识的，他的身份是美国华侨，阿罕布拉市市长。去年12月1日的中国侨网在一篇报道中这样介绍沈先生：“沈时康是南加州阿罕布拉市1903年建市以来的首位亚裔和华裔市长，也是美国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民选官，堪称华人从政的典范。”

我与沈先生见过两面，一次在宁波，一次是省里组织的寻根之旅活动。沈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胖墩墩的身材，黑黝黝的皮肤，待人非常热情。他几次和我提及，他要做宁波对外交流的桥

梁，愿意做民间外交大使。后来我工作岗位变动，他专门来电表达依依不舍之情：“你虽离开侨办了，但我们还是好朋友……我力所能及地为祖国做点事，继续保持联系哦！”

此后，无论平时还是节假日，不经意间，总能收到他暖暖的问候，疫情三年更是如此。

沈时康先生1965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归国华侨的家庭，上世纪70年代随父母移居香港，80年代赴美就读高中、大学，在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取工商管理学士学位，毕业后自主创业。

沈时康四任加州阿罕布拉市市长，前后十余年。他秉承祖辈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积极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为中美和平发展牵线搭桥。中新社2018年7月刊发过一篇报道《美国国会议员赵美心向沈时康颁发年度企业家奖》，不仅表彰沈时康创办企业23年来，一直致力于以高质量产品服务客户，以慈善行动回馈社区，更表彰他从政以来，以杰出的领导力推动当地经济

和社会事业发展。在谈及从政初衷时，沈时康曾经说，首先，一些美国人认为在美华人只知道赚钱而不参与社会服务，他想改变这种认识。其二，期望借此提高华裔乃至亚裔美国人的话语权，让下一代更好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其三，希望助力推动中美交流，让美国主流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也帮助中国企业和人员尽快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经济环境……

沈时康先生多次作为中国政协海外代表受邀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积极推动阿市与中国城市的友好合作。他还身体力行，送女儿参加中国侨务系统组织的寻根之旅，让下一代了解中国文化。

2020年4月前后，沈先生几次“微信”我，说他前几天在阿罕布拉市农贸市场免费向当地居民派发口罩和宣传资料，物品都是华人捐赠的。他向我了解国内和宁波的疫情情况，问我是否有口罩或其他防疫物品……这份来自大洋彼岸的牵挂和情意令我倍感温暖。

去年11月1日，沈先生又在微信中联系我，发给我一则《爱国华侨纪念活

动——王源兴、王铭父子爱国事迹访谈在启新高尔夫举行》的新闻报道，问我有没有去参加此次活动。看了微信，我心生好奇：沈先生怎么会关心这个活动，难道他人在“启新”？在接下来的聊天中我才得知，沈先生的外公是著名爱国侨领王源兴，而启新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王铭，是他的舅舅，他妈妈是王铭的亲大姐……“我想，你和我舅舅，一定很熟吧。”我恍然大悟，连忙回答：“当然熟了，我和王彦（王铭女儿）也熟。王总生前好几次和我聊起有个外甥在美国一个州当市长，没想到就是你，呵呵，世界真是小……”

我们就这样在微信中聊着，他第一次和我讲起了他的大家族，惋惜舅舅王铭走得早。我邀请他：你抽时间再来宁波走走。他说“好的好的”。他去世后我才知道，当时的他已是肝病缠身，但他并未向我透露只言片语，给我的感觉，完全是一个精神饱满的健康人。也许他是想以这样的“状态”向我告别吧。

遥想当年，王源兴追随陈嘉庚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回国，参加国家建设，后来担任全国侨联驻会副主席；王铭因“一副眼镜的情缘”，在东钱湖畔创建启新高尔夫俱乐部，并把下一代引领到宁波……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个“缘”字，对祖国的爱之情缘。同样，在沈时康先生身上又何尝不是渗透着这样一份“缘”呀！

前年，我写过一篇追忆王铭先生的文章《真情·真实·真趣》，今天当我再次提笔悼念沈时康先生，想到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想到他的过早离世，感慨万端，不胜唏嘘。

这个季节（外两首）

陈早挺

这个季节 走向了极端后的回落
有以往没有的绚烂 像平复的海面
五彩缤纷的树叶 多了一个惊喜
让街道的角落落
不再认识自己

降温

你也忘了自己 一跃而下的姿势
走进郊外的树丛 已接近冰点
那金黄色的落叶
掩盖了来时的路

慌张中的添衣
还保护着原来的风度

季节不按常理出牌 树叶在变色后
气温忽高忽低 让大地清扫了自己的灰尘
像书帖上的狂草
但日子还得过 冬至。冬至
一个人的更年期 万物重新归位
情绪的温度计

初看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时，说实话，感觉并不好。杂乱啰嗦，鸡毛蒜皮一把抓，窃以为此作获得茅奖殊荣，是由于它在当时的文坛罕见而大胆地采用了纯沪语写作，故而脱颖而出，名声大噪。

且不论我这种私人的阅读感受是否太过小气、小众，笔者甘愿保持自己这一在众多大牌文学评论家眼中颇为肤浅的观点。我觉得小说《繁花》作为一部极具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学作品，它写了市井生活在上海人脑中留下的斑斓记忆。为了让昨日不至渐行渐远，书写者这才洋洋洒洒，贡献出了一种活色生香的风貌记载。但其形式价值似乎大于其内容价值，小说让业内人士惊讶地认识到，原来长篇还能这样写：没有宏大主题，没有主线故事，凭借文本中一句句并没有用引号“括”起来的上海滩男男女女的“上海闲话”，就给读者构建起别样的文学感觉。而既然上海话可以写《繁花》，那么四川话、湖南话、陕西话……其他地方的方言是否也能开垦出一片风姿独特的文学园地？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繁花》，它的格调与金宇澄的文本已颇有一段距离。显而易见，王家卫从一开始想拍的就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那些彰显“王氏风格”的光影运用、镜头剪辑、婉约情调，更接近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旧上海百乐门的纸醉金迷，奢华靡丽。说具体点，那时候的上海男人，即便是像阿宝那样的成功商人，也不可能穿着这么妥帖的西装。那是个社会转型期，物质还没有完全丰富起来，所谓的“洋气”“时髦”正在改革开放之初向着外部缤纷世界进行亦步亦趋的模仿。上海人固然精明，精明得犹如剧中的玲子，“额骨头一拍，脚底板都会响”，但绝大多数还是朴素实在，不失粗犷质感的。

至于故事情节，则被大幅更改。更改得更符合影视的需求，而不是凸现文学的魅力。原本金宇澄笔下的烟火气泯然无存。电视剧《繁花》不见现实题材作品的纪实感，说它是一部以关键词“上海”为载体的商战片，也不为过。里面女主们风姿绰约，旖旎万千，男主们西装笔挺，俊朗雅逸。阿宝也好，玲子也好，汪小姐也好，大家一起奋力赚钱，一起不甘落后，一起要当时代的弄潮儿。所以笔者几乎无法评价《繁花》到底是“好”抑或“不好”。如果从王家卫的拍摄目的而言，它是成功的。王家卫拍《一代宗师》，他打算真的介绍叶问生平，王家卫拍《东邪西毒》，你也看不出金庸武侠的正宗味道。这位特立独行的香港导演就像执拗地不肯摘下他的黑色大墨镜一般，同样执拗地拍着自己想拍的东西。他是那种如果这个镜头是美的，那便成功，如果这段表演感人了，那就可以，如果你们觉得《繁花》像一部沪版“盖茨比”，那也悉听尊便。总而言之，我自享里面的光影、构图和岁月流金的惊艳华丽。此外，作为王家卫执导的第一部也是目前为止唯一的电视剧作品，《繁花》弥漫着浓郁的“电影感”——那些精美的画面用于时长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里或许非常合适，可到了电视剧中，真的不怕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不过既已如此，不妨暂时忘记原著，甚至忘记王家卫，只深入这个“原创”电视作品中。演员们演技在线，客串者大牌云集，沪语版风味独具，台词中金句连连。剧中各色人物，无不鲜活玲珑。看汪小姐自信自强自立，既可以是“黄河路”上一朵摇曳多姿的富贵牡丹，也可以是底层工厂中一株锋芒横生的刺人玫瑰。“夜东京”的玲子，绝对是个相信金钱万能的女人，可她也会因为“情”字，雨中泪落，凄凉默然——她没有我们，包括她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薄凉。主人公阿宝，在爷叔的指点下和帮助下，南海浮沉，他的优势是重情重义，他的软肋亦是重情重义。嘴里教导着汪小姐“只讲生意，不讲人情”，可内心，千回百转，欲辩难言的又是什么？爷叔见之摇摇头，做生意好教，做个有情的人，不需拦，也拦不住。这么说来，《繁花》还是演出了一些人性共通的东西，这也是该剧的最大优点吧。

看剧，本就是各有所爱，各取所需。你看见了繁华过尽，一片寂寥，曲终人散，零落成泥。而我则依稀记起杜工部的那句并不很有名的诗句，叫作“乱插繁花向晴昊”……

乱插繁花向晴昊

清宸



满目金黄任风霜

钱钢 摄

感念三叶草

林俊燕

我是在西乡的山路旁认识三叶草的。季节在早春，但肃杀的冷依然像冬天，山上各种草俯伏在干燥的土地上，任风吹来倒去，模样极为委顿。我们不能责怪这些草经不起寒冷的考验，自然赋予冬天的一大使命，就是让历经春夏秋冬的万物，按照自己的时刻表休憩，养精蓄锐，以便在春暖花开时重起山河。

然而，即便在最严酷的季节，仍会有一些植物执着于冬的凛冽、春的料峭，陪伴着泛黄、单调的大地。这些植物有的十分弱小，看起来完全没有能力在严寒中生存，但是它们确实实实在在地摇曳着生存下来——我想说的三叶草就是其中一种植物。

那年刚过完正月十五，茅草漕管祖坟的德财叔急匆匆跑到老屋，说我曾祖父的大坟被挖开个大洞。站在堂前的祖母看着德财叔挑来的一担柴，眼露忧愁。转头，祖母就带着我坐上了去西乡的航船。山里的早春比城里冷得多，风从沟谷里嗖嗖地吹过来，脸上像有一大把针在刺，手已经在口袋里僵硬了。我和祖母机械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往前挪动，各自紧裹自己的衣裳。也许我的脚步越来越跟不上趟，祖母回过身来，掖了掖我的毛线围巾，又顺手摸了摸自己被风吹乱了的头发。就在这当儿，祖母眼睛一亮，突然跑到我身后的山路旁，弯腰拔起几株寸长的小草，在我面前一晃，说，三叶草！

我那时虽只有十几岁，但经历了老屋的许多变故有点老成。我望着那几株不起眼的野草冷冷地说：它有什么特别吗？当然有了！祖母瞥了我一眼，颇为得意地向我解释。三叶草长在冬天，即使刮风下雪再冷的天气，它也会长出嫩叶来；三叶草从破土的时候起，一直到死掉，始终是三片叶子，不会多一片也不会少半片。“三叶草还是一种救命药，它救过你爹小时候的命呢！”

普通的一种植物，居然有这么大的

能耐，倒是我没有想到的。又有一个问题浮现脑际：三叶草为什么一定只是三片叶子？而且三片叶子同生同死、同开同谢？

在自然界中，“三”确实是一个神秘的数字。三三得九，九是至尊，九为最大，九天最高。读“效实”时，语文老师李庆坤先生是这么教我们的。“三”是在表达次数时使用频率最多的数字之一，三顾茅庐，三皇五帝，三番五次，三缄其口，三心二意；三教九流，三头六臂。在佛教中也有很多用“三”的地方，如佛教经典中的经、律、论“三藏”，佛教修行中使心神平静、杂念止息的“三昧”，还有指佛、法、僧的“三宝”等等。还有人研究认为，表达意见的时候讲三点是最佳的，两点太少，四点嫌多；三角形是最稳定的结构；还有看了让人最舒服的黄金分割点，也大致在三七开的位置。三叶草跟自然界的这么多神秘联系在一起，自然就成了另一宗神秘。我平常感叹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每一个生命的运转都是按固定的程序，这个编制程序的是谁？不知道。如果要改变这个程序，只有一个可能，就是遇上了病毒。三叶草在冬天生长，而且只能长三片叶子，这就是它的生命程序中锁定的。只好这样解释了。如果为了扩大药品产量，非要它长出四片叶子，那就只有改变它的程序，按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改变基因。但是那样做的结果就没有三叶草了。

距我们祖孙俩西乡行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三叶草。哪一天倘若遇见，恐怕也认不出它的模样，毕竟它太普通，而且只在我眼前显现过一次。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白头吟》中，有一句诗很多年来我一直不能释怀，“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人心太复杂，我们见过太多的“不如草”，也见过太多的“美如玉”。

剃头师傅

和风

的恐惧，跨进店铺，看到庆生师傅正在给人剃头。庆生师傅浓眉大眼，乌黑的头发三七开，模样清清爽爽。

一个多月后，当我第二次前去理发，才知道此前店里碰到的妇女和两个女孩，是庆生师傅的妻子和女儿。

庆生剃头店正面墙上，挂着一面斑驳斑驳的镜子，镜子下面是用长木板和两只矮柜搭成的工作台，台面上推子、剪刀、散发刀、刮刀、梳子等剃头工具一字儿排开。有一种梳子梳齿又尖又细又密，叫剪刀，据说能刮掉头皮屑和藏在头发里的虱子。

剃头店里最醒目的是铸铁大转椅，气派十足。冬天，庆生师傅给顾客修面时，会把椅子转到朝阳的一面，并将椅背后翻成135度角，让太阳打在顾客脸上。店堂角落放着一只煤球炉，上面搁一只大铁锅，一整天炖着热水。那时煤球凭票供应，剃头店算是用煤大户了。若要烧滚水，庆生师傅就用火钳拨开炉子下面的小铁门，再用火钳拨开炉口的煤

球，不一会儿，火苗就呼呼地往上蹿。剃头店里，六七只竹壳热水瓶灌满了开水，既方便顾客喝水，又能应付煤球炉熄灭后的供水。

每次我坐上铸铁大转椅，庆生师傅先用篦子梳理我的发丝，接着一手拿梳子，一手拿推子，嚓嚓嚓，轧掉我浓密的长发。完成这道工序，庆生师傅解下系在我身上的白褂子，双手捏住两端，使劲一甩，摔净碎发，重新将白褂子围在我身上，并用毛巾轻掸我脖子上的碎发。之后，庆生师傅掀开铁锅盖，舀起一勺热水，一点点倒入木脸盆，不时用手测试水温。觉得水温合适了，他就把我的头轻按在脸盆中，涂抹肥皂，用手指在我的头皮上不停地搓、揉、挠。这一过程极为享受，总令我下意识地闭上眼睛。我小时候贪玩，又不经常洗头，洗下的水总是黑乎乎的，头发至少要洗上两遍。

洗净头发，庆生师傅用干毛巾把我的头发拢在一起，缓缓地揉搓。那时候没有电吹风，擦干湿发全靠毛巾。接

着，庆生师傅拿出一块热毛巾，敷在我的脸上，然后用刀轻刮。他边刮边戏谑道：还没长胡须，还是垂髫小儿呢。庆生师傅说孩子的脸不能多刮，否则以后胡须会变硬、变粗，于是修脸这道程序他意思一下就完了。

我读初中时，父亲从单位借来一本《水浒传》，书中描写美髯公。我心生羡慕，悄悄蓄起了胡须。可是养了两个多月，下巴上只长出几根细如绒丝的胡须，蔫不唧地贴在下巴，不时招来小伙伴嘲笑。我颇为尴尬，自此意识到并非人人都能成为美髯公。

庆生师傅干活认真，功夫了得，他的名气早已超出老街的范围，许多人慕名前来找他剃头修脸刮胡须。有的人家小孩剃“满月头”，也邀请他上门服务。我有一位邻居，天生头发稀疏，只能剃光头。他说每次庆生师傅给他剃头，顺着、逆着，反反复复要剃好几次，直到整个脑袋像剃出的鸭蛋一样光滑。

后来我到宁波谋生，再也碰不到庆生师傅那样的老派剃头匠了。2017年，我父亲居住的住宅列入整体拆迁项目，我问父亲，庆生师傅的剃头店还在不在。父亲说，搬走了，勿晓得搬到哪儿。第二年春，我回老家时偶遇庆生师傅的女儿，问起庆生师傅的近况，她怔了一下，垂头低语：我爹爹走了……是恶病。

我愣在一旁，无语凝噎。